



在文学领域里……缪塞占据了激情和令人眩晕的狂欢。

—— [法] 圣伯夫

缪塞身上有着某种高尚的东西。

—— [荷兰] 凡·高

缪塞——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也不会凋谢，尽管他为使自己生命枯竭，为使自己毁灭，多方摧残自己，但他还是和我们心灵相通，正像人走过来微笑着伸出手，拍拍你的肩膀那样。他为了不掉眼泪而自我嘲笑，为使自己不致麻木不仁而自寻开心，为不落入陷阱而展翅飞翔……我们并非永生者，他却是“永生”的缪塞。

—— [法] 克洛德·鲁瓦

Alfred de Musset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080-4341-8



9 787508 043418 >

定价：14.00 元

被忏悔的爱情

王殿忠

读一部名著，特别是世界名著，似乎都有人对读者给予指导，除介绍必要的历史背景外，还要指出该作品暴露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和社会价值等等。记得五十年代还经常给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组织类似的读书报告会，那用心无疑是好的——怕读者出毛病，读到斜路上去。比如《红楼梦》，除了出简写本外，还苦口婆心地给以谆谆教导，使人听起来战战兢兢。但我自己就常常产生疑问：作者真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想的吗？你指出来的那些意义、那些影响，真是原汁原味吗？如果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同你讲的不同，到底是错了，还是对了？因为一部作品，如果它真的能拨动读者的心弦，那发出来的心声，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而这种差异是依据读者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乃至年龄大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外力很难起多大作用。比如被孔子称道的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看见糖水，说那“可以养老”，可他的弟弟，那位啸聚山林，身为江洋大盗的盗跖见了，却说糖水可以粘门闩。对同一事物，看法竟会相去如此之远。

因此，一部作品，只要作者笔下的人物感情，他们的喜、怒、哀、乐，同读者的心灵相通，或引起同情，或产生共鸣，或赞成，或反对，或愤怒——作者这一颗火种在读者心灵上发出了闪光，那么，读者的需求满足了，作者的愿望也便达到了。这也是作品在读者群中产生了社会和心理的效应，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硬要从中引出一个固定模式，叫大家顺着这条路子读下去，那岂非扼杀了读者，也扼杀了作者？而如果一部作品因作者所处的年代、社会背景、他的感受与今天的读者有严重的隔阂，使读者无法理解，引不起心灵的感应，不愿意去读他的作品，那么这部作品便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为一个译者，对缪塞的这本《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我希望读者不必受外界的影响，用自己的心灵去读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它。在作者向你提供的这块天地中遨游、思索，必会有你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感受。从这一点看，今天的读者是有福的。

然而，为扫除读者在读书时遇到的技术障碍，适当的历史背景介绍仍然是必要的，特别是读那些在时间、空间上离我们中国读者较久远的外国作品。就这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而言，倘若对当时的背景不甚了解，便

很难理解作者何以在一开始时花大量篇幅，下大力气描写拿破仑时代，描写当时人们对拿破仑又崇拜、又怀念、又有贬词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突出表现在第一部，第二章里：“……当时，在欧洲真正有生命者，只有一人。其他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他的庇荫下苟延残喘而已……”“从来没有比在此人统治下的年代有那么多不眠之夜，有那么多忧心如焚的母亲站在城楼上翘首遥望，也从没有在人们议论死亡时，有那么多人寂无声息。然而，在人们的心灵上，也从未经历过那么多的喜悦，充满那么多的生机和听到过那么多的军乐声……”那些“南征北战、厮杀疆场的帝国军人们……当他们在自己故土牧场的清泉里打量着自己的身影时，才发现自己已然老态毕露、身残体弱了。于是便想到了他们的儿子，以期在自己撒手尘寰时，能安然合上双眼，便询问自己的儿子安在。这些孩子们在走出校门时再也看不到军刀和甲冑，再也看不到步兵和骑兵了，于是这次该是他们发问了：父亲们安在？人们便回答，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恺撒已经死去……”这就是原书序言作者克洛德·鲁瓦先生所指出的，书中一开始便出现的对“大量历史过程的神经质和狂热的描述”。这种心情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心情，在和缪塞同时代的司汤达所写的《红与黑》中也时有表现。

原来在缪塞生活的那个时代，法国正处于一个大动荡时期。十八世纪末，封建制度已极端腐朽，当时的僧侣、贵族同农民、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于是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占领了巴士底监狱。1792年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封建制度被推翻。这时拿破仑·波拿巴已崭露头角。他率兵南征北战，于1799年发动了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并于1804年称帝。这一时期仍然战祸连年。1812年侵俄战争失败（缪塞于1810年12月诞生）。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被囚，后又逃回巴黎，建立百日王朝（这一事件在本书中亦有所叙述）。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彻底失败，百日王朝灭亡，波旁王朝复辟。这期间人心浮动，社会矛盾尖锐。巴黎市民再度起义，推翻波旁王朝，由路易-菲利浦执政，这便是七月王朝。但新王朝执行的仍然是镇压工人和民主运动的政策，引起群众不满，终于被推翻，乃建立第二共和国（1848年）。第二共和国虽然取消帝制，但仍无视工人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这便给君主派创造了时机，于是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1852年12月称帝。缪塞于1857年5月在巴黎逝世。因此，他所处的时期，乃是政治上反反复复，政权频频更换，时而帝国，时而共和；军事上战祸连年，人民苦不堪言；思想上人们向往自由，反对战争，但心目中又没有完美的偶像，对拿破仑既崇拜又不满。现实生活使人们窒息，尤其是年轻人，正如缪塞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当时，生活在这个已经是残垣断壁的世界上的，是一代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这些孩子，他们每个人便是一滴血，而这每一滴血又是由染红大地的热血所化

因此，读《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我们就读奥克塔夫，就读那个使我们冷笑，使我们同情，使我们生气的奥克塔夫；就读那个布丽日特，那个使我们爱，使我们怜，使我们为之落泪的布丽日特；读那个使我们感到害怕，感到吃惊，既冷得怕人又热得怕人的玩世不恭的岱斯日奈，而无须想到他们的原型是谁。

本书的主人公奥克塔夫，其典型的特点就是“双重性”，即主人公自己说的，在他身上，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另一个他。这两个“他”是绝对对立的。他不信上帝，并说自己从未登过教堂的大门，“如果说我有信仰的话，那么，我的那个宗教，它既无仪式，也无偶像，我只信仰一个没有具体形象，无须礼拜，也没有任何启示的上帝”。但就在喊着不信耶稣的同时，他竟立即俯身去吻那个挂在布丽日特胸前的耶稣像，并说：“那些曾经嘲笑他能拯救世人的人们是多么可怜！”他歌颂歌德和拜伦，但立即又对他们大加谴责，说他们心灵“一片空虚”，是“痛苦的巨人”；他刚刚纵声大笑，又立刻痛哭流涕；他厌恶整日耽于声色犬马，放纵不羁，却又沉湎于这种生活；他知道对布丽日特那种病态的嫉妒和无端的猜疑，是一种反常行为，却又无法不去嫉妒，不去猜疑；他既发疯地爱她，却又对她极尽作践之能事，他甚至要求她像妓女对待嫖客一样待他，他刚刚辱骂了她，马上便又匍匐在她脚下向她忏悔……他的这种双重性，非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在理智上，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说这是“灵魂”和“肉体”的对立。小说中关于“灵魂”同“肉体”的对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对布丽日特的嫉妒、猜疑、悔恨的情形，他说成是头脑中“机智”对“良心”的斗争。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机智”同“良心”的对白，可以说反映了他内心深处既矛盾又无奈的心情。

我们读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常常有读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如郁达夫、巴金、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甚至有时也有读鲁迅的《伤逝》和茅盾的某些作品那样的感觉。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些青年，他们神经质、敏感、痛苦、不满又无能为力。奥克塔夫也是如此，一种虚幻的绝望、一种无能为力的渺小感，在他高傲的心灵上经常回荡，使他无法有一时的安静。“我们是被一种何等强烈的大力所左右啊！那些表现得四平八稳的高傲的幽灵们，那些所谓的慎重和意志，又变成了什么？所谓力量本身，乃是世界的主宰者，是人们为生存而战斗的一把利剑。我们狂怒地挥舞着它，意在抵御威胁着我们的那种打击，然而却是枉然，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开了剑锋，于是我们进行的这一场努力拼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只能使我们跌得更远。”于是他有时又看破红尘了，超然物外了，尽管他的肉体在现实中，他的精神却生活在天上，俯瞰着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天上俯视？谁看到人世间这么多的苦恼而感到开心？到底是谁……欣赏人间这种生死

死，永远交替而无穷尽的景象？才看到大兴土木，转瞬便荒草丛生，才看到安家立业，转眼间又遭雷火焚烧；才看到孩子能够行走了，死神便马上大喊‘好了，停下来’；才看到哭泣，马上泪水便干了；才看到谈情说爱，转眼便已皱纹满面；才看到祈祷，看到跪拜，看到哀求，看到伸出无告的双臂，却见地里的庄稼并未多收一粒粮食！”你看，这岂不是像《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和它的解释吗？

幸好，我们这个奥克塔夫终于明白了，忏悔了。他的生活表面上如一潭静水，看起来只是一个青年同一个年轻寡妇的爱情纠葛，但他的内心却如汪洋大海，不时翻滚着惊涛骇浪。要分析这个人物，需静下心来写一篇长文，绝非这一篇前言所能完成。而对奥克塔夫这一鳞半爪的议论，也只是译者自己的偏颇之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在哪些方面拨动了读者的心弦，那还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去回味。而这种体会、这种回味，是心灵的，是情感的，而无须是冷静的。因为一首诗、一篇美文、一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或如深谷幽兰，或如大海波涛，你尽可以用情感，用心灵去体味，一旦投入了过多的冷静，便没有了诗，也没有了浪漫文学。因为只有从心灵中迸发出来的火花才是最真实，也是最美丽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常搁笔叹息，惊叹作者文笔之优美，感情之恣肆，二十余万字的长篇，文采斐然，光彩照人。苦于译者功力不够，无法尽情表达，亦一恨事。

缪塞是一位诗人，情感奔放之外，于文字亦非常讲究。本书始印是分卷本。1840年重印时合为一本，作者又重阅一遍，作了大量的删节。重印时原编者认为删去的部分“常常是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活力，而且极富说服力”，因此，编者仍把作者删去的部分保留下来，加上方括号，以示区别，以供读者了解和评价。

译者认为这一处理是好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作品的严肃性，对字、词、句的推敲，对内容的取舍，还可看出作者的思想脉络，这不但对研究家有好处，就是对读者亦不无裨益。即使从篇章的结构上看，亦显得匀称些，如第一部，第一章，经作者一删，只剩下不到三百字，独立成章固无可，但与同有的一章竟达近万字相比，似乎不太平衡，更何况第一章中被删去部分，从内容看，保留下来，自有它的研究价值。因此，译者便把这些原封不动地译出，用“[]”以示区别。

此外，原书前面有克洛德·鲁瓦先生的一篇序言，后面附有缪塞生平和创作年表，这次也一并译出，同时译者对某些有关史料也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从以上这些看，本书虽属重译，但从整体来看，还是较为完整的一个译本。

原版序言

[法] 克洛德·鲁瓦

只要谈起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无论是他的缪斯^①，还是他所喜爱的女性，或者是他的友人，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那是个孩子。大家嘴上如是说，心中也如是想。在他身上占首位的、始终表现出的是一种双重人格，即：一方面是玩世不恭，一方面又很重感情；一方面有火热的爱情，一方面又放荡不羁；一方面头脑清醒，一方面又神志恍惚；一方面浪漫豪迈，一方面又冷嘲热讽。至于他自己，当那个精明干练的缪塞面对那个疯狂荒诞的阿尔弗雷德时，他便把这个阿尔弗雷德称为“孩子”，并带着偏爱的口气称之为“世纪儿”。在称他为“孩子”时，那口气中所包含的感情，集中了所有人在说这个词儿时所具有的感情，如他的缪塞在拼读这个词儿时表现出的同情，乔治·桑在抚慰他时表现出的女性的母爱，而某些“大人物”在讲这个词儿，表现的却是暧昧的、带有斥责味的怜悯。因为大人物都非常有理性，他们不想在自己生活中“像孩子那样行事”。他们在顽皮的孩子面前总是大摇其头，因为这种孩子总会短寿的。

当你听着别人讲述缪塞这本著名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时，你便会情不自禁地想问一问：这本书的开始，那接踵而来的，对历史过程大量的神经质的狂热的叙述，那些世纪儿们枯燥乏味的诅咒，那些拿破仑留下的为自由而戴孝的孤儿们，以及我们这位青年在餐桌上突然发现他的情妇同另一个情人的脚交缠在一起时，便产生了情感的忏悔，等等，这一切，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此乃对历史的绝望和心灵的痛苦的表现，初读之下，便觉得这是一种古怪的大杂烩、一种古怪的家庭结合。

尽管革命理想的丧失，同情感幻想的破灭，其分量并不相同，但我们仍然禁不住想在小说中寻找这种破灭，并极想通过作者的文笔加以证实。

愤怒的青年，起而反对无能的政府，是革命的放肆之举，正如圣·居斯特和年轻的波拿巴以及年轻的司汤达那样——“法兰西国王，高踞在王座上四处巡视，左顾右盼，在他的那些挂毯上也找不出一幅蜜蜂的图案。一些人把帽子脱下，伸向他乞讨。他便在里面放一些钱……还有一些人竟把自己从前的旧大衣呈给国王御览，因为这些旧大衣上的蜜蜂图案已尽数涂去。对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等的女神，又指诗神。此处指能给缪塞以诗的灵感的女性。

这些人，国王便每人赐予一件崭新的大衣。这一切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心中暗暗期待着那个恺撒的影子最好能在戛纳登陆，以给这些幼虫们吹来一股新鲜空气。”^①

作为一个曾被欺骗的情夫，他是无法自始至终都没有怨言的。两年以后，他便写了《对上帝的希望》。但是，自他同桑^②相识并相爱之后，他们的爱情便始终处于他所希望的这位上帝的庇佑之下。而乔治^③呢，她甚至已经看到了这位上帝已然附在他身上，附在他们俩身上，并存在于他们的爱神之中。他们这种信仰，实则是心灵的鸦片。她曾叹着气说：“爱情，在我看来，是一种崇拜，是一种信仰。”如果阿尔弗雷德对此提出异议，她便回答说：“被你的反抗所激怒的上帝，把一双因发怒而滚烫的手放在你的额头上了。”如果她的话伤害了他，她便朗声说：“你也和耶稣一样，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这种流着眼泪的冗长说教，对这种床第间的诙谐，那个还是孩子的缪塞往往给予过分的迁就：“我愿在你沉睡的土地上，种植起象征我新生活的绿色树苗，并用我的泪水加以浇灌，而弃儿的上帝将让这株虔诚的幼苗在一个孩子的痛苦中生长。”

但是，这个孩子已在这场大革命中被斩去翅膀，他用枯燥的句子鞭答那些摆在“人类希望的尸体”上的摊贩，他把一个无行的女文人当成天上的女神，这却同那个被欺骗的情夫之间有着本质的关系。在一种默契的联系和一种绝对圣洁而短暂的爱情纠葛之间，在那种已然冷却下来的往事面前仍然表现得那么骄傲与疯狂和在已然冷却了的爱情面前依然唱着动人的哀歌之间，有一种本质的关系。这就是在已夭折的爱情故事的梦魇中，在已受挫的欲望的幻象中，缪塞仍然是一个孩子，仍然保持着处于逆境而“不变”的特色。但他对这个逆境，宁愿摆脱它，而不愿承认它。

他在1789年革命后期尚存留的余晖和一个“无热的光辉”重新到来之间的那段经历，全社会都经历过，它囊括了三代人。他所经历的那段上帝为他结成姻缘、帕日罗却以第三者身份插足的事，每个人也都遇到过。历史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却不作任何解释；性欲解释了一切，却什么都没考虑到。布莱克和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司汤达，以及雪莱和所有希望落空的人们，他们所共有的，是历史这个分数式上的一个公分母，这才是关键所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尽管他们大多数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却无法具体而准确地说出“人”这块材料的抗拉系数，他们在具体事物面前便被缴了械。这正如一幅精确的战争场景的油画，却无法表现人物肖像的细部。马克

① 这一段引文及注释见本书第一部，第二章。

② 指乔治·桑。

③ 指乔治·桑。

思把手伸给弗洛伊德^①，弗洛伊德便把缪塞直挺挺地放在沙发上。但缪塞却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十七岁时，他的个性便已显现，自我伤害多于忍受。要么，什么都想一试；要么，什么也不干。难道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给予他的，全是半途而废吗？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迈向深渊。历史向他提供的那块平地恰似一座炼狱，他选定了地狱之门。1827年，他说：“如果我处在巴黎社交界中，我将把潘趣酒和啤酒中所残存的那一点高雅全部扼杀。”后来潘趣酒有了，啤酒有了，并且也从身败名裂的边缘中解脱出来。同是1827年的这个季节，也是十七岁年华，当时他自己预言说：“我努力也是枉然，我会受骗上当的。无行的女人们，你们快来欺骗我吧，来欺骗我吧，将来就没有资格再欺骗我了。”

圣伯夫，这个圆滚滚的肥猫，弓起身来，极力突出那个大肚子，一边发出忧郁的呜呜叫声。他终于成了一个老参议员，成了圣伯夫叔叔。他站在这个不会生活的侄子的坟头上，证明他死时尚年轻，并以教训浪子的口吻说道：“为什么他不耐心一点？一切事物的到来，都要顺乎时令，他匆忙地把各种时令都给压缩和耗费了……他为自己设计的生活，只不过是轻度谵妄症患者的生活。”而缪塞这个孩子，在他还是中学生，并且还没有受到社会责备之前便已承认：“对一个具有强烈的爱的激情者，其最大的不幸，就是他得不到这种爱。”

他很清楚，人世之初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愚弄。这个愚弄就是“自由”。“当这个词儿在天空飞翔时，它能使人陶醉。”可惜这个不是他生前的认识。他很清楚人世之初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欺骗，但这个认识是在他喊出“你这无耻的女人，你第一个教会了我什么是背叛”这句话之前。他预先向自己提出了“背叛”这个词儿，尽管这使他感到很害怕。他很清楚，人世之初，他选择的将是宁愿“扭曲”自己，也不愿正视自己合乎自然逻辑的失败。他也将像别人结束自己的一生那样，了却自己的一生。那些“人死可以复活的鼓吹手”们，在他们夭折之前，便已成为国王的拥戴者，并领了退休金，成了“红高跟”^②和保守分子。那些鼓吹爱情既是神圣的又是统一的人，自此便被这个双重理论所困扰，被他们自己所困扰，因为他们自己就经常去妓院。而缪塞开始是萤火之光，且桀骜不驯，逐渐便成了头脑冷静的嘲讽者，渐渐地便发出了光芒，最后便成了飞来飞去的缪塞。然而不久，他便因贪杯而变得迟钝，变成了有教养的傻瓜。这是因为成堆成堆的理性的催眠鬼，用它们黑色的翅膀给造成的。也是因对“1789年革命动乱”回忆时的恐惧造成的。作为一个法兰西学院院士，一个有条理的人，在工人闹事、街面上没

① 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

② “红高跟”：十七世纪时法国对穿红高跟鞋的贵族的称呼。

有安全感的那种动乱时期（例如 1848 年 2 月的动乱），他自然会有所抱怨。他说，那一时期使他“同社会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自然指的是“上流社会”〕。天使般空灵的缪塞，便稳稳当当地变成了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法国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千古不变的正统观念的卫道士，这种观念有我们法国血统”。而且别人也不能同他谈发展。“有人说人类是向前迈进的，这有可能，但向哪里迈进呢？”朗朗查丘^①为不再忍受戴着假面具的痛苦，结果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假面。

一个人到了“理智之年”时，他便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似乎早已注定，比如 1830 年路易-菲利浦的垮台，1848 年，拿破仑三世也是如此。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好像你自己很愿意似的。好像自他最初那些轻浮的爱情开始，就已为他规定好了，正如他说的那样，“无行的女人们，你们将来没有资格欺骗我了”。你不想体验，因为已经是过来人了；你不想下决心，因为你受过愚弄。此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就只有愚弄，在捕兽夹的夹口上愚弄。那夹口既愚弄我们，也受我们愚弄。生活就是一种赌博，不能无视赌博的严厉规则，却可以使自己具有双重性。

一个失去了自身影子的人，乃是失去借以藏身的隐藏所的人；一个误用自己双重性的人，就只能被一种命运所掌握，即被他自己的命运所掌握。一个失去自身影子的人，就等于把自我放在身体里，于是他便沉没于自身的陷阱中，和自己纠缠不清。缪塞，这个“可恶之极”的缪塞，就曾遭到过兰波^②的唾骂。不过，只有他是这样一个人时，才使人觉得可恶，即当他在盲目的爱的激情缠绕下哭哭啼啼时。而这种激情，又被他用散文或诗一般的语言大肆渲染，其态度之“诚恳”，又使人们无法相信他那种夸大其词的华丽辞藻。或者，到最后终于拘束地做出一副受人尊敬的克利撒尔^③的模样，醉醺醺的，完全被泡在潘趣酒和世俗偏见之中。那么，先生们，一切便都好办了，我们便终于这样被管制起来。就这样，“主人有自己的家，工人有自己的面包”，皆大欢喜。缪塞就是以颤抖的声音赞美爱情的一部歌剧，或者是坐在那里的那个沉着、冷静的人，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缪塞，他能向我们说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这正是那些不朽的玩弄辞藻者的最大沉默。

缪塞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也不会凋谢，尽管他为使自己的生命枯竭，为使自己毁灭，多方摧残自己，但他还是和我们心灵相通，正像有人走过来微笑着伸出手，拍拍你的肩膀那样。他为了不掉眼泪而自我嘲

① 朗朗查丘：是缪塞于 1834 年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悲剧《朗朗查丘》中的主人公。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③ 克利撒尔：莫里哀的五幕喜剧《博学的女人们》中的人物，他庸俗，世俗之见很深，对卖弄学问的女性很仇视。

笑，为使自己不致麻木不仁而自寻开心，为不落入陷阱而插翅飞翔……我们这些非永生者，几乎就要称他为“永生”的缪塞了，这个缪塞兄弟永远是双重人格。他使自己变为双重性格，正是为了不使那个他感觉到的天命把他双重化。历史的演变，其缓慢有如恐龙，“性格”的演变亦复如此。

他那个时代，到处有雄鹰，到处有天鹅，有海鸡冠，有信天翁，天上飞的鸣叫声和翅膀的拍击形成极大的声响。那么，是谁突然放出这只飞鸟？它比空气更轻，比海鸥更能远翔，甚至比雨果更空灵，更爱笑[这个人不久就要纵声大笑了，从而他也将变成一个非常老的年轻人]，他比拉马丁^①更会走钢丝，更会表演空中飞人。缪塞就是这样一个笑鸥和嘲鸫，他翱翔在天空，也翱翔在自己体内。他就是这样，一面飞翔，一面审视自己，却玩世不恭。他面对的是他自己，是他既嘲笑别人又被别人嘲笑的双重性。《马尔多什》^②或者《纳穆娜》^③在讽刺诙谐上，有很大距离。独脚蹦跳的小丑朗诵的蹩脚诗，同清新、优美，不能在一个声音中同时出现。这两种诗，一种柔软如柳桑，一种却如翠鸟掠水，蹦跳欢跃、清脆悦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说年轻的缪塞，其作品始于幼稚的模仿，对未来的一切，都带有无能为力和嘲弄色彩。随后，那个最坏的缪塞有时便在人们面前出现，这是一个没有魅力的歌手，用著名的男高音的嗓子懒散无力地唱着这样的歌词：“鹈鹕鸟，你经过长途跋涉已然厌烦，拿起你的诗琴^④，在我的坟头上栽上一株垂柳吧。”《最初的诗篇》，是对这个年轻人早期作品中所赋予的那个软弱而干瘪的人物形象最新、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评价，却威胁着对他的研究。年轻的缪塞所嘲笑的不是雨果，而是他自己后来变成那个庸俗的小提琴手。当他不把自己分化成缪塞-马尔多什，或者缪塞-哈桑^⑤，而是以极具浪漫主义的腹语把自己简化成一个哭哭啼啼的人时，就使他的缪斯吟咏起平庸的十二音节诗。这些诗句在几年之后，在他忧伤地吟诵之前，还曾欢快地引用过个别的句子。当马尔多什

吃过晚饭正要上床休息，
（却见母猫在雾中呜咽着转来荡去
——显然别有他意。）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

② 《马尔多什》：缪塞写的一首抒情长诗的题目。

③ 《纳穆娜》：缪塞的诗剧集《扶手椅上的戏剧》中的一篇。

④ 诗琴：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乐器。

⑤ 哈桑：缪塞的诗剧《纳穆娜》中的主人公。

位百依百顺的情人惊叹地说〔当然这是很有点说服力的〕，“那证明便是，你要求我也像她们那样去做！”但是，受自身的束缚，又反过来和自身开玩笑，其结果便会处处不如意。温情、呻吟，又被中伤，对这些，缪塞颇有自知之明，且比别人了解得更清楚。他说：“我不但不温情，反而好走极端。”这句话是他在二十五岁时说的，但他在十七岁时，曾这样承认过：“我需要的是放纵，不管是什么样的。”

乔治·桑，她说谎，就像在宣泄自己的感情；她作假，就像呼吸一样。当她单独同她那位情人在一起，并听他讲话时，她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他身上还有另一个他，爱情使他陶醉，同其他事情使他陶醉一样。有时候，爱情的陶醉是崇高的，但有时候又使人无法承受。我从来没见过在一个人身上，这两种个性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一个方面是善良、甜蜜、温情、天真；另一方面，又像个恶魔，他粗暴、高傲、专横、疯狂、无情、庸俗、多疑，竟至于发展到辱骂，表现得极其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那么狂热。”但在乔治·桑的敏锐观察中，一种心理上的错觉，把这个我们所熟悉的青年和一个身穿黑衣“像他兄弟一样”的陌生人的双重形象给搞混了。因为“好人缪塞”和“恶人缪塞”，阿尔弗雷德·热奇尔医生和缪塞·希德先生之间的那种反差，并不像她说的那样。痛苦比这还要狡猾，因要它头上戴着非常逼真的“善良”、“甜蜜”、“温情”和“天真”的假面。这是哭哭啼啼的，无病呻吟的浪漫主义者，善良的诗人，在痛斥那个恶毒的缪塞。其实，她才是缪塞的那个“阴暗的一面”。这是个极具讽刺性的缪塞，但表面上却非常“残暴”，这才是他“光亮的一面”。缪塞的“善良”是冷酷无情的，不过他比别人更甚一些罢了；他的“残暴”是带着泪水的“残暴”，是雄辩家的“残暴”，是带着抽泣的“残暴”；他的假象在指手画脚；他的真实在微笑。

第一部

1

一人欲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首先应有生活经验。因此，我所写的，并非自己的经历。

〔然而，当一个人的肢体有了疾患，比如得了痈疽时，他就必须接受手术。当他在医学院的解剖室内把坏肢截下后，解剖教授为使实习的学生们了解得更清楚，便把他截下的断肢盖上白布，交由在解剖室内实习的学生们传看。同一道理，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上，也可以认为由于精神上的疾患，他生命的某一肢体受到伤害，得了痈疽。他也可以把自己身体的这一部分截去，使其同生命的其他方面脱离，并把截去的坏肢置于大庭广众之中，供他的同龄人会诊并共同判断病情。〕

〔因此，〕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便染上了这种讨厌的精神疾患。我愿把我人生之路上那三个年头中发生的一切公之于众。倘若此种疾患仅为我一人所感染，我决不在此喋喋不休，对此我将不置一词。不幸的是，有许多同我一样的人也正在为此种病痛所折磨，我之不揣冒昧，提笔著书，实乃为他们所写。但是否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我却不甚了了，即使无人予以理会，我也不后悔，因为我会从这一工作成果中汲取教益，得到好处，从而更好地医治自己的疾患，有如踩了猎夹的狐狸，我将咬断被夹住的爪子，逃出险境。

2

在帝国战争^①时期，年轻的母亲们都忧心忡忡，其丈夫和兄弟们都在德国作战。她们生下的这一代子女大都焦虑不安、面色苍白而且极易激动。这些在两次战斗间隙中孕育的成千上万的孩子，在隆隆的战鼓声中接受着中学教育，彼此以阴沉的目光相望，并动辄显示瘦弱的肌肉。他们的父亲有时身

^① 帝国战争：指拿破仑建立的法国第一帝国对德国的战争。

穿血染的战衣出现在他们面前，并把他们举在胸前，靠在金光闪耀的军服上，端详一番，又放在地上，然后便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当时，在欧洲真正有生命者，只有一人。其他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他的庇荫下苟延残喘而已。法兰西每年要向这个人送上三十万青年。此人便面带微笑，接过从人类心灵上扯下来的这根新弦，并用他的双手加以搓捻制造，使其成为他那张铁弓上的一条新弦。然后，便搭上一枝他那些穿越世界的长箭，射向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并落在某一极小山谷中唯一的一株垂柳下。

从来没有比在此人统治下的年代有那么多不眠之夜，有那么多忧心如焚的母亲站在城楼上翘首遥望，也从没有在人们议论死亡时，有那么多人寂无声息。然而，在人们的心灵上，也从未经历过那么多的喜悦，充满那么多的生机和听到过那么多的军乐声。同时，人们也从未见到过使遍地鲜血干涸了的那么纯净的阳光。有人说，这些阳光是上天专为此人而设，人们称之为“奥斯特里兹^①阳光”。但实际上，这些阳光是他本人用那些昼夜不停地轰鸣着的大炮制造的，而这些大炮所留下的，只是次日战场上的一片硝烟而已。

当时的孩子们便呼吸生存在这样一个绝无半点瑕疵的天底下。这一片天地里，到处闪耀着荣誉的光辉，遍地震荡着金铁交鸣的声响。他们也十分明了，自己命中注定将来要被杀害。但他们相信缪拉^②是不会被杀害的，有人曾亲眼目睹皇帝在子弹呼啸声中通过一座大桥^③。当时人们不知他是否会被打死，但即使被打死，那又算得了什么？在当时的情形下，血洒疆场、死，原本是一场何其美丽、何其伟大、何其壮丽的事！那时，它就是希望的化身，它芟割下来的是极其青嫩的麦穗，它因此也似乎变得年轻了，以致人们便不再以为会有老年的到来。法兰西所有婴儿的摇篮都变成了掩蔽体，所有死者的棺木也成了掩蔽体。确确实实已没有了老人，有的不是尸体，便是半人半仙者。

我们这位不老的皇帝，终于有一天站在一座山冈上，注视着七个民族在进行着殊死的决战^④。当时他尚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全世界的主宰者，还是半个世界的主宰者。然而，此刻死神的使者阿兹拉埃尔出现在大路上，只用它翅膀的末端轻轻一掠，便把他推到大西洋里。听到他跌落的声音，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信徒们便纷纷从受尽苦痛折磨的病榻上站起，伸出如钩的利爪，于

① 奥斯特里兹：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大败奥俄联军的地方，现属捷克。

② 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的战将。

③ 指意大利的阿尔科尔地区的一座桥，1796年11月拿破仑曾在此作战。当时他尚是一名将军。

④ 此处影射滑铁卢战役，皇帝站的山冈指圣-让山，所谓“七个民族”的“七”字是泛指，并不确切。——原注

是所有的大蜘蛛们便来分割欧洲，而恺撒^①身上的大红袍也便成了他们身上的百衲衣。

这恰如一位旅行者一旦上路，便只有不顾疲劳、不怕危险在风吹雨打下日夜兼程。待回到自己家人中间拥炉而坐时，才感到有驱不尽的疲劳，仅能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卧床。就这样，法兰西这个恺撒的遗孀，便一下子感到了她的创伤。她晕倒了，并进入深沉的睡眠状态，以致她那些年迈的国王们都以为她已死去，于是便用洁白的裹尸布把她包裹起来。而那些须发灰白的老弱残军也已精疲力竭，被撤了回来。久已荒凉的古堡里，炉灶又重新燃起了忧郁的火。

于是，那些南征北战、厮杀疆场的帝国军人们，便尽情地把他们骨瘦如柴的妻子拥在怀里，重温当年的情爱。而当他们在自己故土牧场的清泉里打量着自己的身影时，才发现自己已然老态毕露、身残体弱了。于是便想到了他们的儿子，以期在自己撒手尘寰时，能安然合上双眼，便询问自己的孩子安在。这些孩子们在走出校门后再也看不见军刀和甲冑，再也看不到步兵和骑兵了，于是这次该是他们发问了：父亲们安在？人们便回答，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恺撒已经死去。威灵顿^②和布吕希^③的肖像已经在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会客厅里悬挂起来，并在肖像下写着这样的字样：向世界的拯救者致敬。^④

当时，生活在这个已然是残垣断壁的世界上的，是一代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这些孩子，他们每个人便是一滴血，而这每一滴血又是由染红大地的热血所化成。他们在战火中为战争而诞生，他们十五年来曾梦想着莫斯科的白雪和金字塔上的骄阳。〔人们把他们当做年轻的武士那样来锤炼其对生命的蔑视，〕他们从未走出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一步，但人们却告诉他们，只要走出这些城市的大门，便可直达欧洲的一个首都，因此，他们的头脑中便有了一个世界。他们仰首看天，俯首看地，并巡视着街道和大路，但他们眼中所见，却只是一片空旷的世界，只有所在堂区教堂的钟声自远处传来，在空中回荡。

一群幽灵，一群身着黑袍、苍白落拓的幽灵，缓缓地走过田野，其中的另一部分就去敲住户的房门。待房门打开后，他们便从衣袋里抽出已然破损

① 尤利·恺撒：古罗马执政官，这里和下面的恺撒都指拿破仑，他也当过执政官。

②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滑铁卢之役打败了拿破仑。

③ 布吕希（1742—1819）：普鲁士将军，滑铁卢战役时他率领普鲁士军队协助威灵顿打败拿破仑。

④ 原文为拉丁文。

眼，在他们眼中，是一件使他们心惊胆战的东西，它既是一个遥远而可怕的回忆，同时又是一个更加遥远而可爱的憧憬。

少年们战战兢兢地听完了讲演，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便看到有人抬着三个筐子到克拉马墓地去。那里面装的是三个青年的尸体，原因是这三个人把“自由”这个词喊得太响亮了。^①

目睹这一悲惨场面，他们每个人嘴上都露出一丝奇特的微笑。待其他演说家们再登上讲坛时，他们便开始公开计算，勃勃的雄心所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并指出为争得荣誉，其代价要更高。他们向听众展示战争的残酷，并把屠杀称做牺牲。他们演讲的内容多而又多，演讲的时间长而又长，以致使人间一切幻想都如萧飒的秋树，那枯叶一片片落满了他们周围。而他们面前的听众，则一个个伸出手来摸摸自己的前额，有如高热病人刚刚睡醒一般。

于是，有一些人便说：“皇帝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人民不想要他了。”另一些人则说：“人民需要国王，不要自由，不要理性，不要宗教，不要英国式的宪法，也不要专制政体。”最后一个人却说：“不，这一切都不要，人民只需要休养生息。”[他们便这样继续辩论下去，时而互相嘲笑，时而互相争论。他们借口建设的需要，必须把旧有的砖瓦一块块地拆除，以致在几年之中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在这种争论的气氛中能够经受得住，而那些彻底辩论的人，第二天清晨，竟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了隔世的老人。]

当时的生活，呈现在青年面前的有三个因素：在他们身后，便是一个永远被摧毁的过去，但就在这片废墟上，许多世纪以来专制政体的一切顽固守旧的事物还在蠢动；在他们前面的，是广袤地平线上呈现出来的晨曦，是未来前景的曙光；而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极似一片汪洋大海，它把旧大陆同新生的美洲分隔开来。我无从知道，那是怎样的波涛，又是何种漂浮体，在充满惊险、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远远望去，时而有一叶白帆，时而有一只吐着沉重蒸汽的船只驶过。总之，当今之世，它把过去同未来分割开来，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又仿佛既似过去又似未来。在这个世界上，你每迈一步，都不知是走在破土待发的种子上，还是走在旧事物的残骸上。

这便是当时需要在其中作出选择的混乱局面，这便是呈现在那些充满活力和勇气的帝国的儿子们、大革命的孙子们面前的局势。

但他们对过去的一切已不复留恋，因为对它的信念已丧失殆尽。对未来

^① 本书原编者注：不是三个，而是四个下级军官，他们于1822年9月21日在巴黎被处决，而其尸体也并没有被运往克拉马墓地。

因为人的思维总是走在前边。如果遇到另外一桩事情，人们便会在心中思忖：“这件事可能将会存在。”或者又会想到：“这件事曾经存在过。”这便是被狗咬的第一个伤口。

拿破仑的专制，是专制政治的回光返照。他把国王拉下了王位并滑稽地模仿国王，正如伏尔泰诋毁圣书又戏谑地模仿圣书一样。在拿破仑身后，人们听到了一声巨响，那是圣赫勒那岛^①的巨石刚刚坠落在旧世界的声音。于是天空中便立即升起了一颗冰冷的理性之星，它的光辉堪与清冷的夜之女神的光辉媲美，把无热的冷辉洒向大地，像一块灰白的裹尸布把世界包裹起来。

在此之前，人们憎恨贵族，指责教士，密谋反对国王之事已屡见不鲜，制止流弊和反对偏见的呼声也日趋高涨，然而人民大众对此事也持欢迎态度却是一件新鲜事物。如今，当从前参加过战争的农民们看到某一贵族，某一僧侣，或某一领主走过时，他们开始摇头议论了：“啊！原来是这个家伙，我们从前不是在哪个时候，在某个地方看见过吗？那时候他可不是这模样。”当有人提到王座或祭坛时，他们就说：“那不是用四块木板钉起来的吗？那些玩意儿，我们钉了拆，拆了钉，做得多了。”当有人对他们说：“百姓们，你们已经迷途知返，改正了原先的错误，是你们自己把国王和教士请回来的。”他们便回答说：“不是我们请回来的，是那些只知空谈的家伙们请回来的。”待到有人对他们说：“百姓们，忘掉过去，安心耕田犁地，俯首听命吧。”于是他们便立即从座位上站起，同时便听到一声重重的钝响。于是便马上听到有人接着说：“至少，应该安静下来，如果别人不来伤害你，那么你也不应该去伤害别人。”唉！他们竟满足于这样去安身立命。

然而年轻的一代对此却不满足。不错，在人们心灵深处存在着的两股潜伏的力量始终在互相搏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结。一种是目光敏锐并且冷静沉着，它永远立足于现实，对现实予以分析和估量，并审视过去；另一种则渴望未来，对未知事物敢于挺身而出。一个人当激情占上风时，理性便哀愁地尾随着他，并向他提出当心危险的警告。而当一个人在理性声音的提醒下戛然而止步，并心中暗想：“对呀，难道我疯了吗？我这是到哪儿去呀？”这时激情便向他喊道：“那么我呢，难道我就应该这样死去吗？”

于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苦闷，便开始困扰着年轻人的心灵。他们被世界的主宰者强行判决，处于休眠状态，被强行送到各式各样说教者的面前去聆听教诲，被强行投入无所事事和百无聊赖的境地。这些青年，他们眼看着波涛翻滚的大潮从他们面前退了下去，而为对付这种大潮他们也曾经做好一显

① 圣赫勒那岛：英属小岛，位于大西洋，拿破仑两次失败后被英国人囚禁于该岛，此处指《圣赫勒那岛回忆录》一书。

伦，你不是在拉温纳^①附近威尼斯美丽的蓝天下，你那片意大利橙林之中，你所喜爱的亚得里亚海滨，在那里不是有你的心上人^②吗？啊，上帝！和你讲话的我，只不过是柔弱的孩子。我所受过的苦难，或许你没有经受过，即便如此，我尚且相信人间自有希望在，我尚且对上帝的感恩戴德。

当这些英国和德国的思想扫过我们的头脑时，直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沉而无声的反感，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阵可怕的痉挛。因为这些空泛的概念一旦表达出来，那就无疑是把硝石变成了火药，伟大的歌德的荷马式头脑便会如蒸馏器般把禁果的汁液升华。没读过他的书的人以为自己一无所知。可怜的生灵！一声爆炸便把他们如灰尘微粒一般卷入怀疑一切的深渊。

这便有如对天地万物的一种否认，可以把它称之为醒悟，如果你高兴，也可称之为绝望。这正如一个人处于昏厥状态，给他搭脉的人却误以为他已死去。也如从前有一位士兵，当有人问他：“你相信什么？”他的第一个回答便是：“相信我。”同样，当法国青年听到这个问题时，他们的第一个回答便是：“什么都不信。”

自那时起，便形成了两大营垒。一个营垒的人精神亢奋、思想痛苦、感情外露，他们的要求没有止境，于是便只有垂头痛哭。他们沉浸于病态的梦幻中，他们在苦涩的大洋中挣扎，看到的只有脆弱的芦苇。另一营垒中，人们长得肥肥胖胖，始终站着生活，不屈不挠，享受着切实的人生，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计算自己的钱财。这也只不过是注重灵魂者的哭泣，注重肉体者的欢笑而已。

且看灵魂是怎样说的：

“唉！唉！宗教离我们而去，天上的乌云化做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失去了希望，也没有了期待。那用两小块黑木做成的十字架，从前我们尚可以在它面前伸出乞求的双手，现在也已不复存在。生活的激流冲走了大块大块的浮冰，连同在上面蹒跚的北极熊。希望之星刚刚显现，却因云遮雾障而不能直上天空。这正如冬天的太阳，浑圆的光环呈现出鲜血般的红色，那是九三年血光^③的余晕。大地上没有了爱，没有了荣誉，所有的只是那么厚重的黑夜！待到黎明到来之时，我们却寿终正寝了。”

且看肉体又怎样说的：

“我到世上走一回，乃是为了满足自己身体器官的需要。一个人，他有多少金和银，他就能有权力受到多少尊敬。吃、喝、睡就是生活，至于人与人之间往来联系的那种友谊，只不过是为了金钱，但在朋友中，却很少有人

① 拉温纳：意大利城市，以名胜古迹而著称，那里有但丁的墓。

② 此指黛利沙·季拉伯爵夫人，她是拜伦的情妇。他俩的热恋曾在意大利引起轰动。

③ 指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流血斗争。